

旧唐书

舊唐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說

子均埳

陳希烈附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也聖祿年應制舉拜闕中尉刺史不禮焉乃
弃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
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桓敬曰三思尙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
恐噬臍無及桓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爲三思誣構殛於嶺外及韋
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立宗潛謀誅之乃與苑總監鍾紹京長上
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是
夜所下制敕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
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翼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

俱追贈刺史睿宗卽位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
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
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襍器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罷知政
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猷
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
於禍難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翊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
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
衡軸昨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
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
岸爲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宐有恩
榮故特免卿十死辜竝書諸金鐵俾傳于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
國楨可不美歟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

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請以羽林兵誅之乃令暉密奏立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義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其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旣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卽除翦上深以爲然暉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立宗大懼遽列上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鞠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聞親罪當死立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暉于峰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風雲立感川嶽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

成謀用若投水茂勲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啟沃之初存讜直以不顧爲姦邪之所忌釁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旣殄羣凶方宣大化期間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七百戶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尙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尙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陸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戶歲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尙書諡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爲苑總監立

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
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翼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
夫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戶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紹京旣當朝用
事恣情賞罰甚爲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之言乃
轉爲戶部尙書出爲蜀州刺史立宗卽位復召拜戶部尙書遷太
子詹事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爲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
刺史及坐事累貶琰川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溫州別
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邪何忍
弃臣蒸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竝亡歿唯臣衰老獨
在陛下豈不垂愍邪立宗爲之惘然卽曰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
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紹京雅好書畫古迹聚二王及褚
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重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
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
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吐
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
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
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
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
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
不可拔兵不可抽則宜爲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彼和望未絕
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舍之計實
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也內患者甘涼瓜肅是也關
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脫甘涼有不虞豈堪廣調

發邪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則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比爲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吝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力強易爲東擾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卽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算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論欽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

日甚設欲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欽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竝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旣偏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破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斛售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粟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

拾遺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
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
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
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歿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
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
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
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因遣
使進馬五十匹及方物制以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娑
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眾寡弱漸不能支
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
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
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眾故也今

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竝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公請畱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旣得報讎又得存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舍與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人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其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

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啟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握若爲復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效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疏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分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竝可汗子孫來卽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并斛瑟羅及懷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不安請冊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

姓卻令元慶沒賊四鎮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
汗亦不能招脅得十姓卻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餒又吐蕃頃
年亦冊佞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
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
旣不能招攜唯與四鎮卻生瘡痍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
十姓之算也今料獻之恩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旣未樹立威
恩亦何由卽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
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以充
軍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甲稅馬臣在疏
勒其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勝侵擾南句吐蕃卽將佞
子重擾四鎮又虔瓘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句恣意侵吞
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佞子爲蔽今此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

行必請相救胡人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隙令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爲非計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闕啜之賂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已西兵募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時元振在疏勒於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禽闕啜殺嘉賓等呂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獎於火燒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又奏請周以梯代元振統眾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讎於闕啜而宗

尙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
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
置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問道
奏其狀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
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留不敢歸京師會
楚客等被誅睿宗卽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二年
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爲吏部尙書無幾轉兵部尙書封館陶
縣男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就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
安石張說等俱罷知政事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
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蕭
至忠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立宗發羽林兵誅之睿宗
登承天門元振躬率兵侍衛之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

百戶賜物一千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立宗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坐于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其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勳快快不得志道病卒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應詔舉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久視年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崕阪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卽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

器蘊若山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劒戟
示人罇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
併鋪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病流
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
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脈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
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
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
西二十里所出入來往襍人甚多外無牆垣局禁內有榛藪谿谷
猛獸所伏暴慝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嶮巖卒
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
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爲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